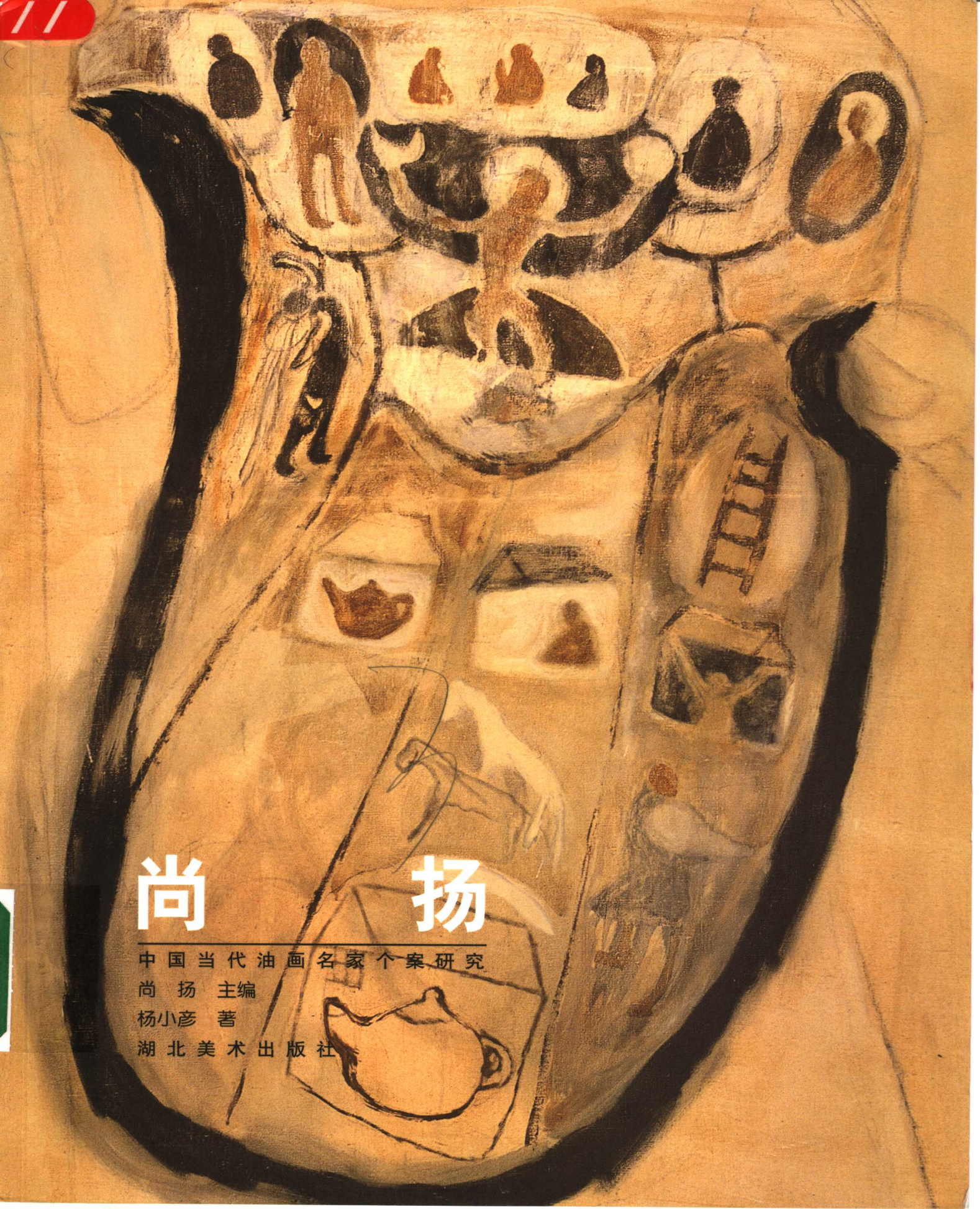


An abstract oil painting on a textured, yellowish-brown background. The composition is dominated by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hape that resembles a stylized figure or a vessel. Inside this shape, there are various smaller, more defined elements: a ladder-like structure on the right, a teapot-like shape on the left, and several small, dark, rounded forms at the top.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gestural,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rich, earthy color palette.

尚 扬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

尚 扬 主编

杨小彦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尚 扬
SHANG YANG

001	尚扬评传
	第一部分
028	第二部分
162	尚扬简历
166	有关尚扬的论著目录
170	作者简历 / 代后记

尚扬 / 杨小彦 著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1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 / 尚扬主编)

ISBN 7-5394-1630-0

I. 尚…

II. 杨…

III. 尚扬—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5471 号



主 编：尚 扬

撰 文：杨小彦

英 译：张淑娥 李 晶 苏 娜

版式设计：郭 玲

责任编辑：谢鸿辉

摄 影：方 肃 王燕燕

出版发行：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电 话：(027) 87679522

邮政编码：4300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11 印张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94-1630-0/K · 55

定 价：65.00 元

前言

湖北美术出版社两年多以前就开始筹划编辑这套丛书。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设想,但由于我和入编丛书的艺术家长们十分认真,加上一点无可救药的拖拉(主要是我),致使丛书现在才得以出版。

将丛书定位于个案,是想区别于“共案”,也区别于目前多见的个人画集或纯粹理论研究的书;是想集中地深入到各入编艺术家创作活动的生动丰富的个人背景和状态中去,并从他们各自的往事里读到与他们后来创作观形成之间的联系,使人们更方便地对他们的艺术品质、艺术风格进行把握研究和对作品进行品读。

当然,在这些个案研究的画里文间,也会反映出20世纪末的最后十几年中国艺术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的转型进程,使人或多或少的会感受到众多的事件、人物和创作所组成的世纪末的热闹非凡的景象。

中国的美术批评家一直和艺术家携手向前,他们的文化使命感和研究兴趣使他们对当代艺术的总体轨迹和个人行为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这套丛书也展示了他们个案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因此,这样的个案研究无论对于时下或对于以后,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相信对于有心的研究者或绘画的学习者都是有所作用的。上面这几句话,与其说是前言,还不如充作后记。

尚 扬

2000年5月于京西



杨小彦与尚扬 李媚 摄 2000年

第一部分

1958年，尚扬十六岁。

十六岁的尚扬是湖北艺术学院附中绘画专业的学生。他长得清瘦，待人诚恳，爱讲笑话，还常常在绘画上有让同学们吃惊的技法小发明。于是，少年尚扬便成为班里一个不算太惹眼但又不可缺少的另类中心。讲笑话之余的尚扬，对画画极端认真；而笑话之后的尚扬，生性却并不乐观。十六岁的尚扬自然充满了幻想，对绘画、艺术和自己的前途有着难言的期望。一般而言，这个年龄的幻想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可尚扬早熟，已经从困窘的家中了解到世道的艰难。对他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和艺术理想的渺茫错综复杂，纠缠在一起，有时清晰，有时又颇为虚无。有时，他觉得自己可以把握未来，有时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力量掌握今后的生活。这种矛盾心境造成了少年尚扬隐约可见的忧郁与内向。这种忧郁与内向，竟然伴随了他的大半生，直到今天也仍然无法去除。

也就在这一年的深秋，湖北艺术学院全体师生下乡进行社会实践，两位老师带着他和几位同学作为小分队来到了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山城郧阳。山城宁静而安详，残旧的房子表明了它的古老与贫穷，山城的样式让人不由地想起了明清两代的民间生活。街道两旁的旧房子究竟建于哪个年代，无人能说得清楚，但那典型的木制结构，精致而结实的阁楼，以及屋里头油漆剥落的楼梯，人走过所发出的吱吱声响，都给了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一种遥远的联想，使他们在那个年代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运动的浪潮当中，体会到了和艺术与生俱来的境界。其实，尚扬和他的同学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画画写生，而是为了社会实践。



1957年秋，尚扬进入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附中（翌年更名为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附中）。这是与同班好友、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家的查世铭（右）、雕塑家朱达诚的合影。

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对那个年月的“社会实践”有任何认识，他们甚至不了解什么叫“社会实践”。确切来说，“社会实践”就是那个年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方式，而实践的内容，无非是白天参加当地劳动，晚上学习各种与运动有关的文件，间或还要访贫问苦，还要组织斗争会，去折磨那些被定性为地主富农的黑五类分子，以便从中受到教育。当然，老师间或也会安排一些速写或写生课，让社会实践多少与绘画业务有点关系。毫无疑问，在那个紧张而艰难的日子里，只有画画能够稍微放松少年尚扬那过分敏感的心思。对于学习绘画的学生来说，进行社会实践并不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相反，它能给这些艺术的学子们一些难以觉察的启迪。

到了傍晚时分，少年尚扬常常喜欢一个人独处。那是他内心沸腾的时刻，也是他内心沉静的时刻。那时刻平淡如常，同时却也终生难忘。许多年以后，尚扬向笔者谈起他少年时代这第一次远行，他十分郑重地说道，那是他内心艺术生命的开始。正是在那一次远行当中，在傍晚时分的独处里，他听到了来自生命深处的启示。

古城郢阳就坐落在鄂西北群山间，浑茫的汉水从她身边流过，然后朝着东南方向蜿蜒而去。黄昏时分，残阳如血，闪烁的江水把山城与天地融成一片，迷蒙而壮阔。少年尚扬一个人坐在汉水边，沉浸在眼前的景色里。这时，背后深陷在暮霭的山城，突然传来一阵高亢的曲子声，声音悲切而激越。悠远高亢的曲子声，使暮色中的古城和山水更加苍茫，这一切使尚扬无法自己，浑身的热量不断上升。他呆坐在汉水边上，双眼漫射着。好一会，声音停止了，宏亮的广播声接着开始。这时，尚扬才意识到那是广播站的广播。于是他起来，顺着声音去寻找。广播站在拾级而上的黑黝黝的山城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有两个妇女，一个在操作唱片，另一个在做晚饭。女人是朴素的当地人。尚扬问那操作唱片的女人，刚才播的音乐是什么。女人随口答道：秦腔。

秦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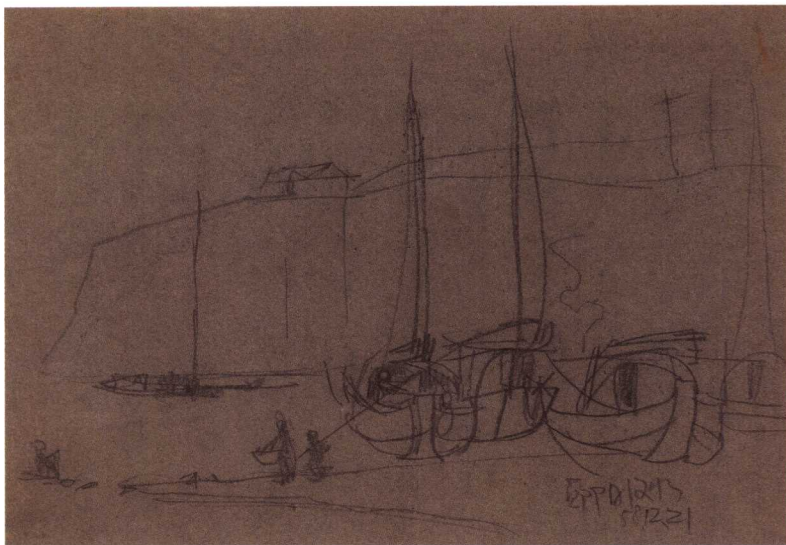
是的，是秦腔。女人若无其事地重复着。

尚扬平生第一次听到秦腔。他朦胧地知道，秦腔是陕西的地方戏曲音乐，但那高昂激越的曲调，那种与天地浑然一体的旋律，竟然让少年尚扬几乎不知所措地激动。黄土高原就在陕西，黄土高原是中国人的故乡。秦腔与黄土地一样古老，也和黄土地一样辽阔。尽管尚扬不懂戏曲，不懂秦腔，但是在远离黄土高原的地方，在汉水边上，黄昏时分，在一片迷蒙的氛围里，他竟然发现了自己听到了一种与生命律动息息相关的、荡气回肠的乐音。那乐音打开了他记忆的大门，赋予他生命一个情绪的平台；那乐音是他今后坎坷生活的底色，也是使他在过了不惑之年以后，不断涌现出来的创作力量的源头。但是，十六岁的尚扬，当他站在汉水边上，站在那间破旧的广播室门外时，并不知道以后漫长生涯中的种种是非与曲折，真的与眼前的普通景色密切相关。他只是把那曲调记入大脑，同时记入的是对秦地秦人的想像。这曲调，这秦地秦人，是和一种特殊的黄色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少年尚扬便开始有了一种个人化的色调。许

《虎》纸面 炭笔 1960年



《邠阳汉水》纸面 铅笔 1958年



尚扬在附中学习期间，正值大跃进时期，每年都要用大部分时间去农村或水利工地参加劳动、参加运动，也进行一点艺术实践活动。这是在丹江口水利工地宣传部的工棚里。 李留芳 摄 1959年



多年以后，当人们激动地谈论出现在他画面当中的“尚扬黄”时，没有人知道，那黄色早就储存在少年尚扬的情绪体验中了。

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色调？

和黄土地一样普通，也和黄土地一样不平常！

那黄色就是在汉水边上，在那横穿过来的秦腔声中，在人生的一刹那间形成的。而那时，少年尚扬还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二

许多年以后，已经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尚扬与笔者坐在首都师大招待所的房间里，谈到他十六岁时在汉水边的这一段际遇时，他的双眼蓦然浮起了一片迷茫，那种遥远的色调浸淫开来，把笔者也给裹挟了进去。

艺术起因于一种感悟。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那种属于个人情感的经历，同样由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偶然的感悟来组成。

就是在那间普通的房子里，尚扬给我讲述了他的家世和身世，他的艺术与情感，讲述了他人生际遇当中的欢喜与悲情。

他讲得很慢，仔细地回忆着，细数着如烟的往事。讲到乐的时候，会笑起来，会开心；讲到悲的时候，会突然沉默，无语，然后，喝口茶，平缓一下心境，便又继续了下去。

我听着他的讲述，有时会进入他的故事当中，有时也会走出来。一个人的故事往往很普通，与千千万万的人一样；一个人的故事肯定不普通，和所有人都不同。

至少，尚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出生在四十年代，如何度过那革命的岁月，然

后又脱胎换骨，成就了全新的、与同代人完全不同的艺术风貌。

有的人少年早熟，然后在漫长的中年和老年活得浑浑噩噩；有的人早先糊涂，以后大悟，晚年则放出异彩。尚扬早慧，却没有过早出道，漫长的中年，在那特殊的革命年月，他几近沉默度日；然后，过了不惑之年，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成就了自己和艺术。

和同代人相比，尚扬不像那个年代的人，只守着一种风格，一种趣味，便躺在名分和地位的椅子上。他从同代人那里走出来，而又远离了他们。

和下两代人相比，尚扬明显保留了雅致，同时还多一份成熟，多一份深思，多一份哲理，多一份矜持。

他的艺术跨越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

他的艺术跨越了眼下，走向永恒。

三

尚扬祖籍是四川开县，父亲叫尚武，他的名字如此，其实却文弱得很，名不符实。尚武没有从武，反倒从文，是位美术教师。尚武一辈子都在画画，所以也算是一位职业画家。主要画水墨画，而他的水墨画完全是自学的。1949年以前，尚武在一所中学任教。1950年，他进了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为医学教材画挂图和插图，这时的尚武变成了名符其实的业余画家。其实，尚武之所以画画，显然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尚扬的祖父不姓尚，姓苟，名尚志，是位中医，很早就离开了故乡，过着浪迹天涯的行医生活。他行医之余，爱好却相当广泛，长于武术、考古及金石绘画。祖父有一副侠客气肠，为人诚实，助人为乐，救人无数。所以，千里行医当中，也留下了名声。

尚扬的父亲就是祖父在安徽行医时出生的。那一年是1904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到处都是破败贫穷的景象，父亲出生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下。由于祖母的早逝，祖父在安徽青阳县度过了这一段安定日后，又开始了到处行医的日子，结果浪游变成了尚扬祖父两代人的共同生活经历。浪游作为一种情感因素，也深深地植入了尚扬心中，影响了他此后的艺术生涯。所不同的是，在尚扬祖父两代人的生活当中，浪游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在尚扬的生活当中，浪游则演变成了他的一种情感因素，并往往表现为艺术风格的跳跃与变化。

尚扬的父亲两岁时，尚扬的祖母就去世了。尚武便由祖父一手抚养成人。尚扬的祖母去世后，祖父苟尚志开始厌倦了在外浪游的生活，叶落归根，打算回到四川老家去。途经湖北荆州时，与当地一家有名的中药堂“大有成”药店的老板夏正卿成为好友，应邀在他的药店里坐堂。本来，名药店配名中医是一桩好事，可是，没有想到，苟尚志突患重病，而且一病不起，在1923年去世了。

其时，尚武才十九岁，既不是在自己家乡出生，更没有在那一片土地上生



祖父苟尚志在抚琴 1918年



父亲尚武和母亲李崇英 1969年



《洪湖新堤》纸面 水彩 胶 1961年



《春泛》纸面 水彩 浆糊 1960年

活过，故土对他充满了陌生感的，所以，父亲一去世，他怎么可能回四川老家呢？夏正卿让尚武留了下来。几年下来，他省吃俭用，积了些盘缠，只身到武汉，去寻找个人的新生活了。

武汉，所谓九省通衢，是中原的大城市，它对于年轻的尚武来说，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地方。尚武来到武汉不久，与一位出生在湖北洪湖的女子李崇英结了婚。结婚后，这时的尚武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有了家的概念，他要养家糊口。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对付的事。于是，他们便去到李崇英的故乡，在美丽的洪湖边和长江边上的小镇安了家。这是洪湖县的县城，叫新堤镇，是典型的江南小镇，镇中小街是青石板铺成的，两边的房子涂上白色的浆灰，屋顶上则是黑色的瓦片，色彩对比单纯而强烈。堤外江流汨汨，水天一色，就像一幅清淡的素描。

很快，尚武在县立中学谋了一份教职，教美术，虽然薪水不高，但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不久，就在这浩瀚的长江边上，尚扬出世了。

尚扬出生在一间深灰色瓦片盖顶的屋子里，那房子是简朴甚至粗糙的，可见证着尚扬出生的长江，一开始就把她那阔大苍茫的气派给了这个不停啼哭的小孩。那是一片单纯的色彩，刷地一下，从远处横扫过来，直涌进一双才睁开的充满着稚嫩和好奇的眼睛。

洪湖，历史上属于古代云梦泽的一部分，长江在她身边拐了个大弯，然后向东蜿蜒而去。洪湖是浩瀚的，不管晴天还是阴雨，总呈现着一派散淡的风姿。同样，长江边上的景色是雅致而空远的，色调沉着而统一。洪湖广大而有深度，不喧嚣，

不张扬；长江悠远而浩浩荡荡。这种总体的色调，居然对尚扬的一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长江和洪湖的性格，造就了尚扬的人生与艺术的方向。

四

这都是些遥远的往事了，但对于记忆来说，遥远的只是时间，而不是往事。往事并不如烟。

当尚扬向我描述他过去的日子时，他的声音沉稳平和，他的双眼，凝视着窗外。在他闪烁的目光中，正折射着岁月的沧桑。

他向我描述祖父与父亲两代人的平凡故事，描述他无比爱戴的母亲和母亲的故乡，描述童年少年的全部生活，描述自己的艺术生涯。我们两人坐在狭小的房间里，窗外的日影渐渐地消隐下去了，马路上各种喧哗像细细的波浪暗涌进来，围绕着我们，成了尚扬叙述的一种奇异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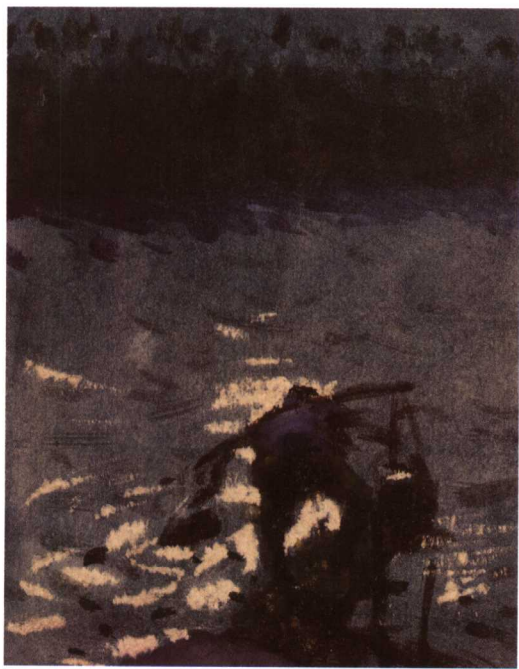
于是，历史在他的叙述中，演变成了一些让人难忘的细节。

人生是从母爱开始的，所以母爱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底色。但是，对于尚扬来说，母爱还有着另一层特别的意义，那是他全部艺术的情感源泉。所以，尚扬一开始就讲述他的母亲。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如果说他的第一个艺术老师是父亲的话，那么，他的人生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母亲。

“母亲是一位贫穷而不识字的妇女，但却充满了人生的智慧，特别的质朴善良。她是一位典型的有着古道热肠的人。如果她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倾其所有。事实上，在她的一生中，她确实帮助过无数的人，所以，在她生活过的地方，总是得到普遍的尊敬。母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由于我父亲为人特别的老实厚道，所以在这个家庭里母亲是主心骨，她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支撑着这个家庭，帮助父亲，以巨大的爱带着二位姐姐、我和妹妹弟弟走出无数的艰难困苦。她刚直不阿，不避艰险和通达宽厚、善良无私的秉性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母亲一辈子都信奉观世音，在我的心中，母亲就是观世音。

“我从小就对洪湖有着很深的印象。洪湖的正前方是长江，江的南边是湖南。洪湖是个秀美的地方，但又绝不像江南的那种小家碧玉似的秀气。特别是雨季和雾天时，洪湖的浩瀚会让你吃惊。记得小时候，我常常站在长江边上，眺望着遥远的对岸，那迷蒙，那水天一色的辽阔，真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那时节，父亲在地方上做中学教员，家境还过得去。父亲业余时喜欢画画，只要从学校回到家，他就把笔墨纸砚拿出来，然后在桌子上弄来弄去的。我自小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老是在画画，但他是怎样画的，由于太小，我看不到。



《汲水》纸面 水彩 浆糊 1961年

母亲和尚场姐姐的孩子们 1969年



“父亲内秀，话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无话。他不张扬，为人老实，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当然，从他画画时的神情中，我知道他非常愉快。稍大一点后，我长到高过了桌子，可以看到他的画了。我总是呆在他身边，默默地看着他画画。我当时觉得他画得真好，但好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出来。我就是觉得亲切，有韵味。后来，我长大了，对艺术有所了解，才知道，父亲其实真的画得相当好。我记得他中年时喜欢画山水，师法倪云林，用墨总是淡雅的，用笔也颇为苍劲，十分高古雅致。他有时也画些道释人物。”

“现在想来，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呆在父母亲身边，看着母亲忙碌，看着父亲画画。后来我也拿起笔来，自己画画。那时看着父亲画画，非常注意他是怎样去用花青和赭石的。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两种颜色，它们的性能和色调在我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的痕迹。花青不是普通的蓝色，用笔点上花青，再蘸点水，然后铺染在纸上，那缓缓化开的淡青，马上让我联想到了早晚相对的浩瀚无边的长江。长江常常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青调子。这时，再把赭石渲染在淡青的旁边，让它们形成一种精彩的对比。那是一种可以让你看得心动的对比。更有趣的是，有时，赭石会混一点到花青里去，或者相反，有一些花青跑到了赭石那里，两个颜色一混合，就会产生出一种微妙的暖绿色。有时，笔头的墨色也会浸进颜色当中，那产生出来的微妙色调，是说不出来的。保存在记忆中的色调，罩上了一层时间的云烟。童年的色调，其实是我终生不变的色调。不少人都说我风格多变，而我自己最清楚，我在变中自有不变的存在。我的艺术，大概都可以追溯到这童年的色调当中。这说明，我的色调不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我的色调是从父亲那儿来的，是童年的记忆。事实上，父亲是我艺术上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五

是的，父亲不仅是父亲那么简单，父亲更是儿子学业的第一位老师。父亲养育儿女，更培养他们成人，让他们成为社会中有一用的一员。中国传统家庭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的孝悌观念，其意义也正在这里。尚扬的父亲是一位终生热爱艺术但却没有多少机会展示其才华的老实人，他教给儿子的，也恰恰是热爱艺术这一点。父亲教导儿子，不仅热爱艺术，还要热爱以艺术为底色的人生，热爱生活。

童年的尚扬不仅在浩瀚的洪湖边长大，他更是在父亲的画桌边长大的。童年的尚扬不仅喜欢画画，稍大一些，认了些字后，他也开始像父亲和祖父那样，喜欢读书了。书籍和画画一样，成了尚扬童年和少年相伴的朋友。不仅如此，书籍还陪伴他度过了大半个世纪。

那时，已经有了珂罗版的印刷技术，印刷彩色图书不成问题，市面上也可以买到一些图画类的彩色书籍。正是这些印在书上的图画，成了尚扬最早的学习艺术的教材。

提到小时候从书上所看到的“名画”，尚扬情不自禁地便有些激动了，他兴奋地叙说着他的“读图”经历：

“小时候，家中生活常常陷入困顿，可以想见，父亲并没有多少闲钱买书，我所能读到的书也就有限。那时父亲从汉口买回几本关于画画的书籍，使我开始感受到绘画也是一个无比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似乎比现实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在贫穷的中国的内地小镇，我所接触到的为数可怜的绘画如同散见在寥廓天际的几颗星星，激发了我无比美妙的想像。

“父亲买的这几本图画书，用珂罗版印刷的，虽然无法和今天的彩色印刷相比，但在那个年代，在我小时候，我已经觉得那印刷够精美的了。平时闲着时，看完了父亲画画，我就喜欢翻书，喜欢看书里印着的那些图画。记得有一本书，上头是各种各样的写生画，现在想来，风格还是现代的。有一张画画面很像我家后院外的长江景色，江边有个人撑着伞，顶着风雨行走，江上隐隐约约，有一艘帆船。这张有明暗的西画风格的铅笔画，与传统风格大不相同，却有着淡雅的调子和一个古雅的名字：江干行旅。可见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人在做一些尝试了，试着用铅笔和水彩，画出有典型中国情致的画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它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风格和技巧其实是可以有所分家的，不一定要用水墨才能画有古意的画。

“另外还有一本书，上面则全是西方大家的作品。其中



《宿舍前的路》纸面 水粉 浆糊 胶 1962年



《沙湖黄昏》纸面 水彩 浆糊 胶 1962年

《雨后的麦地》纸面 水彩 浆糊 胶 1963年



有一张我终生难忘的便是法国柯罗的《风景》。当然，当时并不知道柯罗这个人，只知道那画画得格外生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水墨画。吸引我的是画面上那种若明若暗的光线，以及微微拂动的树影，真是处理得惟妙惟肖。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画这张《风景》的人叫柯罗，是法国的大画家。

“还有一张画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一张静物画，印得并不好，但画面上的那些笔触是扭曲癫狂的，特别的神经质。画下面印了画家的名字，叫‘谷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谷柯’就是著名的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可那个年月，我甚至连法国在哪里都不知道。

“小时候喜欢的还有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我很早就看过这张画的印刷品，也听父亲讲过范宽。1952年，我才十岁，正在上小学（我们家已在1949年下半年迁往武汉市）。一天下午，我在桌上铺开纸，开始临摹《溪山行旅图》。我临摹的时候是相当认真的，完全忘掉了所有的事，正在临摹时，大姐突然跑了进来，说临街失火了！我听到楼上的人匆忙跑下来的慌乱的脚步声。人们抢着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往外搬，于是我随着姐姐飞快地往外跑去。其实当时的火并不大，主要是紧张，怕真的火大了，把房子烧起来，人都跑不及。很快火就扑灭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这时，邻居和姐姐看着我的样子，突然大声地笑起来。当时，我脸上有墨，衣服也有墨，一只手拿着那本印有《溪山行旅图》的书，另一只手则夹着枕头，一副傻愣愣的样子。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曾和我结下了这样的缘分。

“后来学了中国美术史，才知道《溪山行旅图》在美术史上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而当时我茫然无知，只知道这画画得好，厚重、开阔、雄浑。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溪山行旅图》是中国美术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在刚开始接触西方绘画，在接触梵高和柯罗的同时，反而让我认识到了范宽的伟大。



《溪山行旅图》
宋 范宽
206.3cm × 103.3cm

“是的，凡是经过八十年代艺术解放运动的画家们，大概都会觉得，梵高是一座情感和艺术的高峰。但是范宽呢，他的雄浑、深沉与对自然山水的态度，却让我明白了‘自然’这两个字在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含意。”

“说穿了，我喜欢范宽对待自然的態度。”

尚扬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了。范宽对待自然的態度，当然和梵高和柯罗都不一样。本来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和西方不一样。但是，现在的情形是，西方的视觉方式已经取代了中国人的观看，于是，我们才觉得梵高的色彩有激情，柯罗的风景蕴含着诗意。那么，范宽呢？中国人仅仅把范宽看成是古典的样式么？

梵高的激情自然无法否定，柯罗也的确用一种柔情的眼光来注视着自然界的风吹草动和明暗变化。但是范宽却不仅是激情，不仅仅是风吹草动明暗变化。这个生活在中古世纪的画家，似乎在画中表达了远比色彩和明暗还要丰富的韵致。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墨分五色的道理，知道情绪是蕴藉在繁密的笔触当中的。同时，中国人更明白山水的意义并不在于山水，而在于一种状态，一种宗炳称之为“卧游畅神”的精神状态。当然，用语言很难道出这其中的诸多不同，尚扬也不需要用语来区别这种的不同，他是用了自己的艺术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少年时代的尚扬可没想得那么多那么远，他只是觉得，那本被他从火警中抱出来画册，画册上那用珂罗版印刷的范宽的杰作《溪山行旅图》，就像一颗种子，沉埋在心底，然后，悄无声息地就开始发芽，逐日成长，最后结出了奇异的果实。我们从尚扬开始于九十年代的《大风景》系列中，不正好看出这当中的奇妙关系么？

尚扬也从印刷物中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

“有一期的《美术》杂志上刊登了诗人闻一多的铅笔画。以前我只知道闻一多是位诗人，一个反抗者，一个宁愿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妥协的人，但没想到他的画也很好。我看着闻一多用铅笔画的写生，风景的光影明暗中，渗透着中国的情致，才觉得父亲画的一些铅笔写生稿，有着相同的意趣，感到他们都是用一种与现今的人们极不相同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的。在他们的观看中，其实就多少包含了范宽的眼光，是一种中国的观看方式。当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有不小的震动。尽管我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经过许多年，还要经历漫长的艺术实践。”

六

我们开始聊到了文学，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见读书的重要。中国人自元以来，就把山水花卉等写意画叫做“文人画”，这三个字非常有意思：作“文”，做“人”，最后才成其为“画”。画与文、与人的关系，简直非同一般。要了解尚扬的艺术，我想，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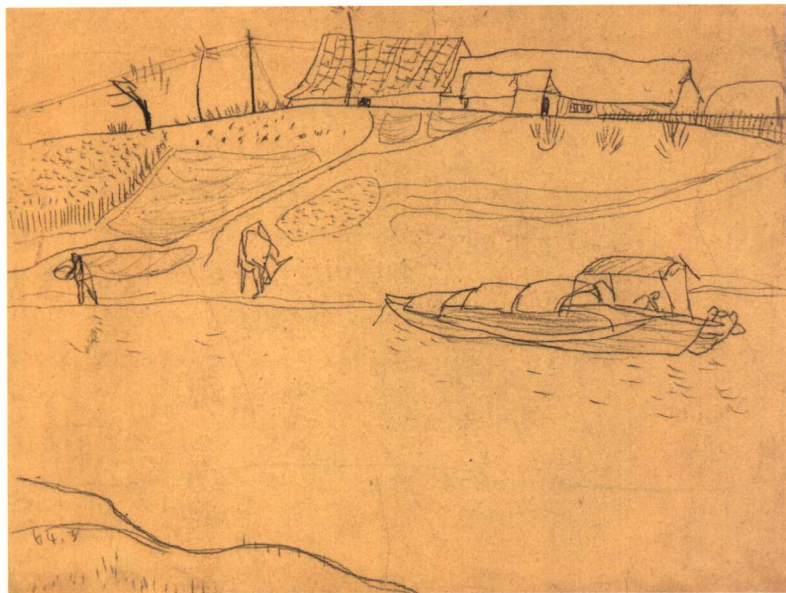
读小学时的尚扬 1953年

他阅读背景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尚扬有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

尚扬五岁就开始进私塾，他在私塾里读《幼学琼林》《昔时增广贤文》《论语》《孟子》等。尚扬至今仍然记得他五岁时，每天都带着一包书，书是用块方蓝布巾包着的，由父亲带着去上学。课堂其实是一间陈旧而且有些残破的瓦顶木板房，教书的是一位老先生，在他身后，供着孔子的牌位，尖尖的木牌上用端正的楷书写着“大成至圣先师之位”的字样。虽然是私塾，但却也有它的规矩：每天早上上课前，首先要给孔夫子的牌位上香，年龄稍大的同学，还得给老师打水倒尿壶。老师声音朗朗，教得特别认真，这也给了年幼的尚扬颇深的印象，养成了他终生都尊敬师长的习惯。童年的尚扬只上了两年的私塾，然后就转到了洪湖县国民中心二小上学。新学堂和私塾不一样，没有太多古文，反倒要学算数和其他的功课。尽管如此，尚扬喜欢读旧书的习惯却还是保留了下来。只是由于家境一直不见好，几乎没有什么闲钱买书读，所以，他读的书就是东借西抄的了，往往找一本赶紧读一本，有时借的时间太短，没读完也只好还了了事。

1957年，尚扬已经是美术附中的学生。那年冬天，他在汉口的一家古旧书店买了一套函匣装的《十三经注疏》。那是一个奇特的开本，木刻线装，开本只有现在的名片那么一丁点大。这套书搁在书店恐怕有很多年了，面上堆满了灰尘。因为价格是多年前定的，所以非常便宜。这套精致的小套书很让尚扬研读和把玩了一阵子。那时的尚扬还有另外的癖好，就是喜欢搜集古旧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尚扬就读的校区里有一大片荒地，下课后，他时常到那荒地去，东挖挖西刨刨的，看能不能找到些宝贝回来。他在那里居然找到一面比掌心还要小的明代的小铜镜，一丁点大的小陶豆和小虎子。多少年了，这个习惯一直没变，



《沔阳小河》纸面 炭笔 1964年



《白房子》纸面 水彩 浆糊 胶 1961年

结果家里已经堆了不少“文物”，搁在架子上，放在书架间，赏心悦目自不待说，有时还能激发出一种情绪，一种思古的幽情。甚至，兴致高的时候，少年尚扬还会突发奇想地写些文言文之类的文章自娱，也仅仅是自娱而已，这些只言片语，也便永远消失在岁月的风烟中了。由于这么一些习性，于是，在美术附中，尚扬的绰号叫“古董”。

谁能想到，“古董”尚扬的内心一点也不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人们所知道的尚扬，是一个不间断地创新的新锐艺术家。

说起这些少年往事，尚扬兀自笑了。

“怎么说呢？现在看来，几乎整整两代人，中国旧学对他们来说，算是完了。五十年代初，觉得旧学还可以，后来不行了，说那些东西大都封建，毒素很多。毛主席说了，旧诗有束缚，年轻人学着写，并不好。可是，他老人家根本就瞧不上新诗，他老人家只写旧诗词，虽然写到后来，‘不须放屁’这样的字眼都出来了，可也还算是旧东西。有的同学把我写的一些文言文拿给老师看了，老师对我说，别写那些东西，束缚思想。我那时才十五岁，从此再也没有沾过这玩艺了。

“这就是我身上的旧东西。它像让面发酵的菌种，到了今天，也还在起作用。

“有一年，大概是我十岁的时候吧，我家前面住着的那家人搬走了，人去楼空。楼的过道那儿，堆了一堆不要的书，于是我就去翻，结果，在丢弃的书堆里我发现了一本外国小说，就是著名的《飘》。我马上把它拿回家，读了起来。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被书的情节完全吸引了过去。

“当时，对我来说，那可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小说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背景是美国的南北战争。那里头有豪华的生活，有残酷的战争，有惊人的爱情，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有无法挽回的死绝，是一本大起大落的小说，极度的繁华和极度的悲惨，全都搅在了一块。当时我读的这本书，书皮已经不存在了，是一本残书，后来才知道那就是《飘》。尽管如此，书中所流露的那种精神的震撼力却终生难忘。我从此把中国的旧书抛弃了，专门去找外国书读。

“这就是我后来读中学时的读书情结。那时真的非常想读外国的各种各样的图书，可家里穷，没钱去买书，怎么办？只有到图书馆去了。武汉最大的图书馆就是武汉图书馆，在一幢气派典雅的外国银行的旧址里。阔大的大厅里，每天都坐满了静静看书的人。但它离我读的中学很远。我没钱坐公共汽车，更没有什么时间到那图书馆去，同时，强烈的愿望又折磨得我不得安心。你现在很难想像我当年的那种读书愿望。说来动力也简单，只是想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和文化，如此而已。

“我当时采取了最笨的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放学后跑步去图书馆找书看。跑一趟大概要花上四十分钟左右，到了那里后大概也可以看个四十分钟，然后，用一张便条夹在书页里，把书还了，便往回跑。第二天又继续。”

武汉的天气，冬夏之间差异极大，夏天热得让人难受，到了冬天，那刺骨

的寒风，呼啸着，像刀子似的，直刮过来。我听着尚扬的这番描述，仿佛真的看到，在武汉的大街上，一个少年正在有节奏地跑着。夏天，然后是冬天；冬天了，不久又到了夏天。显然，那是一种无法重复的生活方式，更是今天的年青人所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那真是令人怀念！

说到对书籍的爱好，尚扬提到了他在1963年时一桩终生难忘的经历，那时尚扬已经读了大学，是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的一名学生。

六十年代初的那些日子，对于尚扬印象最深的事就是穷，整个国家处在极度的艰难之中，而家里也没有什么钱，自己手上更是缺钱。那时的尚扬，身上常穿一件背心，背心已经洗了又洗，有了许多小洞了，甚至都快要成布条了，可还是舍不得丢掉。那时的尚扬偏偏最喜欢的事，除了绘画，就是看电影和买书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倒也单纯。尚扬有一个初中时要好的同学，叫刘文炽，家里经济状况比尚扬家好些，读完中学就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当时的哈军工是重点大学，多是高干子弟去读的学校。刘文炽知道尚扬的经济状况，所以

以每月给他寄五元钱人民币。尚扬实在不好意思收同学的钱，所以，开始把钱给退了回去，但是后来刘文炽仍热情地将钱寄来，这样，尚扬也接受了同学几个月的馈赠。

有一次，尚扬照例去逛旧书店，在书架上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本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的画册，而且只有一本。他实在舍不得这本画册，可手头没钱。无奈，他只好求营业员为他把书留下，马上回去拿钱。其实，尚扬知道，即使回去了，也不知道父母有没有钱给他。尚扬回到家里，鼓起勇气和父亲说了画册的事，父亲说，家里正为钱犯愁，怎么办？尚扬一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母亲非常心痛，赶紧去向邻居借了五元钱。在那个年头，五元钱可是大钱了。尚扬就拿着从母亲手里递过来的五元钱，把那本苏里科夫的画册买了下来。这件事在尚扬心里留下了对父母亲终生的感激。

那本画册一直伴随在尚扬身边。那是一本边角已经残破的画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印制得也不好，但它对尚扬却有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真的比三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更容易地得到各类书籍了，况且，今天的人们肯定不会愿意为了找本书看，要跑图书馆了。物质的匮乏固然让人伤心，但物质的丰富却没有让人感到幸福，反而在什么都匮乏的年代，人们意外地得到了许多今天的人们所不能想像、更不容易珍惜的东西。

我对尚扬的读书范围颇有兴趣，于是问他当年大概都读了些什么，他说：“专门读外国书。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这回答有趣。当年鲁迅出于激愤，说年青人最好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没想到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人读外国书蔚然成风，而读的又多是翻译过来的书，不是原文，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中文“翻译腔”，搞得行文写作也爱用长句子，用翻译过来的生词，甚至用别人不太懂的词。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江口》纸面 水彩 浆糊 胶 1961年